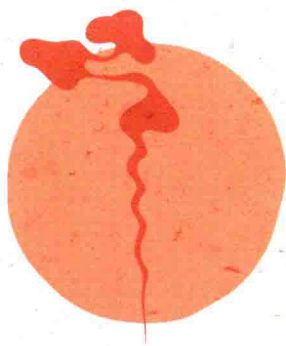


陈舜臣随笔集

# 1964年的 便笺



〔日〕陈舜臣 著

李达章 译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64年的便笺 / (日) 陈舜臣著 ; 李达章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1

(陈舜臣随笔集)

ISBN 978-7-5146-1654-5

I. ①1… II. ①陈… ②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7945号

Copyright © Chin Shun Shin 1986 Printed in Japa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 1964年的便笺

[日]陈舜臣 著 李达章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代莹莹

版式设计: 詹方圆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发行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

开本: 32开 (787mm×1092mm)

印张: 8.5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146-1654-5

定价: 58.00元



## 目录

- 001 / 我的原生态——祖父的书
- 005 / 人，与书相逢
- 009 / 擅自拜借先祖
- 014 / 《三国志》的作者
- 018 / 契丹与茶
- 021 / 诃梨勒树
- 024 / 石榴杂谈
- 028 / 思竹寄怀
- 034 / 何必强求
- 040 / 枕中书
- 044 / 最后的晚餐
- 047 / 江南美味——杂谈
- 050 / 猫的物语
- 055 / 史实与小说
- 059 / 启程
- 062 / 同窗司马辽太郎

- 065 / 1964 年的便笺
- 073 / 虱子与扇子，何谓夸张
- 078 / 辉夜姬——古老传说的另类解读
- 086 / 小说的祖型《今昔物语》
- 093 / 神韵的共鸣
- 095 / 绝句拾遗
- 116 / 《史记》的妙趣所在
- 123 / 中国史书中的日本
- 140 / 我与《水浒传》
- 165 / 鱼生的诗篇——中日食物比较
- 178 / 味觉漫谈
- 196 / 牛论
- 204 / 孤佛与群像
- 209 / 泥中之宝
- 213 / 喀什宾馆
- 218 / 琉璃厂的历史
- 232 / 挑战名画——中国画家赵万氏的秘密
- 249 / 殷周青铜器的赝品制作者们

## 我的原生态——祖父的书

祖父去世时，我小学三年级。那天我就站在他枕旁，至今仍记得他临终前那瞬间的嫣然一笑。以至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认为人死的时候是要笑的。当被告知祖父已经无法挽留的时候，我刹那间的一个念头是“今后能教我朗读的人再也没有了”。

直到两年后搬家，祖父的房间始终保持着原样。带有玻璃门的书架仍立在书桌旁边，只要我有时间就会从书架中拿出书来翻阅。不过，我并不是想读书，而是很喜欢那书中散发出来的味道。祖父不在了，我好像有一种自己就是这书架主人的感觉。

书，堆放在书架中，主要是汉文典籍。似乎祖父不喜欢将书籍纳入帙中存放，大概因为想阅读的时候还要一本一本从帙中取出，难免让人着急吧。祖父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对

买来的书总要自己修整一番。将书皮拆掉，然后换上稍硬一些的纸。就连装订书籍的线也要拆掉，所以应该说祖父是自己重新进行装帧才对。书架中的书皮颜色整齐划一，均呈黄色。说是黄色，其实与皮肤的颜色很接近。每次买来书皮所用的纸张后，祖父都要用毛刷在那硬纸上涂抹一层黄色液体。风干后，再涂抹一遍。那液体带有一种很奇特微妙的味道。我经常抱膝坐在一旁看祖父的这番工作，从不厌烦地看着。看这种单调的工作有什么意思呢？据说兄长等人当时都猜不透我的心思。

究竟对一位老人自制书籍封面的什么地方感兴趣，记得不光是家人不理解，就连来访的客人也曾问过我。如今，只记得被问及的事，而如何回答的却想不起来了。但没有一次如实回答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一边注视着祖父手上的动作，一边在脑海里随心所欲地幻想着，感觉很愉快。我当时顽固地认为，这纯属自己的世界，是不可以对外泄漏的，而这自我世界存在本身就更不可以言传了，因此对大人們的疑问总是随便敷衍地回答。

祖父去世后，父亲开了一家小店铺，店虽小但好歹也是店主，所以很忙碌。当然对祖父的书架等更是无暇照看。我家搬到神户的海岸大道之后，祖父的书架被放在祭祀祖先牌

位的桌子旁边。从此这块地方便成为我的领地，因为打开书架玻璃门的只有我。我在那里翻阅着，沉浸在幻想之中。说是翻阅，比起那些聚满文字的页面来说，还是带有插图的页面更让我浮想联翩。《三国志演义》或《聊斋志异》中都有插图。天宝书局出版的《监本诗经》在目录的后面也会出现《诗经》中才有的动植物的插图。里面桃树的插图旁边写有“桃之夭夭”，写着“南有嘉鱼”的地方绘有很像乌龟的东西浮游于水面的图案。

其实，我并非只看插图，偶尔也会不经意地喃喃读出插图旁边的那些文字。祖父用闽南语教我朗读的某个段落，有时也会轻声脱口而出。或许在孩童的心中也会意识到不该放肆大声地朗读吧。

当时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我们这些台湾籍儿童必须进日本的小学就读。应该说在学校无法接触的民族教育我是从祖父那里学到的。虽然口头传授的某个章节可以不经意地脱口而出，但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直到进入中学，开始学习日本式的汉文典籍之后，才有了“哎呀，原来如此……”。那一刻那种突如其来冰释的感觉，令我兴奋不已。

如今我仍保存着五十余本祖父装帧过的书。比如《纲鉴易知录》等，十分方便，至今仍在使使用。前些时候，《纲鉴

易知录》第二册的书皮不幸脱落了，那之后我便开始使用活版印刷的书籍了，祖父的书则基本作为纪念品珍藏了。

1977 年 4 月《昂》



## 人，与书相逢

用了“人，与书相逢”这个标题，可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应该是“人，与同一本书数次相逢”，也不对，应该说“肯定能相逢”才对。

记得年幼时，祖父曾教我朗诵汉文典籍，用的是闽南口音，也就是福建南部到台湾一带的地方口音，与北京口音相差甚远。提到汉文典籍，本该是人们常说的从初学者的《三字经》到“四书”，但令人难以琢磨的是，祖父居然连《诗经》这类难读难懂的东西也让我读了。至今我手边还珍藏着一本《监本诗经》。这本书直到最后一页都有红笔留下的批注，或许祖父自己读书时仍想着怎样教给孙子才这样做的吧。

其实祖父要教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我只是像书中的附录一样坐在旁边陪读而已。虽然只是个附录式的陪读，但我还是跟着祖父一句句地重复着。因此，到

了懂事的年龄，我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等典籍了。当然，书中的意思完全不懂。

上中学后，开始有汉文课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接二连三的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呀！”仍历历在目。原本那些不知所云就背诵下来的文理字义，现在至少能逐字理解了。这可以算是第二次相逢吧。

对于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通晓汉文典籍这种事首先就不太现实，充其量也就是停留在表面理解的程度罢了。

经过十年、二十年，由于某种机缘巧合，再次接触到曾经读过的汉文典籍时，你会感觉到生活阅历积淀了多少，你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就能加深多少。由于我以文笔劳作为生，所以和书总有这样的机缘，第三次相逢，甚至第四次或第五次的相逢也是有的。说不定，到今天为止你也有过类似的念头——这里的文章字句一定另有深意，只是无奈心浊不清，这才意识到只有心灵更为清澈之时才能发现深意所在之处，而这种心灵的清澈总有一天会发生。这也许就是和同一本书多次相逢的理由吧。

我与鲁迅就有过这样的相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学生时代，我最初阅读的鲁迅作品是日译版本。这是一本由日本改造出版社发行的日文版《大鲁迅全集》，比中国最早发

行的《鲁迅全集》还要早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台湾读到了鲁迅的原著。虽然现在鲁迅的书在台湾成了禁书，但在战后的头几年里，鲁迅的著作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书一样，也摆放在台湾的书店里。在台湾读到鲁迅原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以从不同于阅读日文版本的另一个视角观赏到作品所描写的时代舞台。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大陆旅行，每当再次读到《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时，我仍能从作品深处发现新的东西。

虽然很想推荐大家反复阅读同一本书，但我知道那些长篇巨著可不是轻易就能反复阅读的。就连古典小说，印象十分深刻的也不过是阅读中邂逅的某个章节。而鲁迅的作品以短篇居多，十分适合拿来反复阅读。如此说来，日本的俳句、短歌或者诗歌就更适合了。

我外出时，总要带上一本以前读过的袖珍本诗集。岩波书店出版的《李长吉诗集》要么被我翻得破破烂烂，要么被我遗忘在车里，现在手头上的这本已不知是第几本了。长期旅行在外，总是要换换心情的，所以除了带上自己十分崇拜的诗人的个人诗集外，我还会准备如《唐诗选》这样的名诗集。

在与书重逢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从相同内容中感受获取新发现的那种喜悦，还有一种与往昔的自己不期邂逅的怀旧

感，然而这又绝非一种单纯的怀旧，它能让我们突然醒悟“平日被忘却的根的所在”，甚至能唤醒我们“现在的我来自何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与书相逢的过程也是在怂恿我们“今后应该走向何方”。

时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在李长吉的诗中封存着自己的青春，只要翻开书页，似乎随时都可以和年少的自己对话。哪怕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如此大赞反复阅读一本书，听起来也许像个精读论者。实际上，我的乱读是相当严重的。当然，精读和乱读是可以并存的，这自不待言。

1979年12月《朝日新闻》

## 擅自拜借先祖

陈姓在中国与王、李、张、刘并列，属于人数众多可以排在前五名的姓氏。据说这五个姓氏大概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因为中国的姓氏不像日本那么多，所以陈姓大概有数千万人，这绝不是日本的铃木或佐藤等姓氏可以相提并论的。

各种姓氏都有其祖地，即发祥地，陈姓来自河南省的颍川。在日本也有部分姓颍川的人，诸如最初的德川时代的名医颍川入德。我想，他们一定是陈姓归化之后的子孙后代。

陈姓，传说是三皇五帝之一舜的后裔被封于颍川一带叫作“陈”的地方，其后代便以国名陈为姓。为此，人们难免忍不住想沾些先祖的光，便在名字里加上一个“舜”字。托祖先的福，与我同名同姓的还真不少。有人曾告诉我，他在京都的中学同学就叫陈舜臣。我上的中学在神户，自然不是

同一个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回台湾的那段时间曾在报纸广告栏中看到大意是“儿子陈舜臣品行不端，现已断绝父子关系。若有向各位借钱一事，为父我概不负责”的启事。这当然也不是我。数年前，日本入国管理局的人对我说“你的名字出现在尼崎<sup>1</sup>一家中华料理店的股东名册里”。后来一打听，原来是同名同姓确有其人。仔细一想，我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想必一定给对方带去了不少烦恼。看在数千年前我等祖先们曾是颍川河畔把酒对饮的好朋友的分儿上，万望委屈忍让一下。

陈姓的远祖虽是舜的后裔，但逐渐分家，各奔东西。传说我家的始祖为后汉时期的陈寔。其实，一个家族的先祖越是古远，就越近乎于传说。中国的史学大家顾颉刚以及日本的富永仲基等都曾说过，传说越古老，越有可能是其后的时代所为，即是安插进远古时代的故事<sup>2</sup>。因为越是接近现代，就会发现几乎没有安插故事的缝隙。而时代越是古远，所谓“借用”就不会有人提出侵权索赔了。那么，称其家世名门久远的，自然难免令人感到蹊跷。

---

1 神户地区的地名，位于大阪和神户之间。——译者注

2 顾颉刚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译者注

陈寔不过是贫困乡村的一个小官吏，但正史《后汉书》却特意为其开篇立传。书中记载，陈寔于中平四年（187）八十四岁高龄辞世之时，前来参加葬礼者竟达三万余人<sup>1</sup>。《后汉书》中这样解释：只因天下敬佩他的高德。

陈寔家中曾被小偷光顾（光顾贫寒宅院，可见这小偷并不聪明），藏身于房梁之上。陈寔察觉梁上有贼，便叫来孩子们进行了一番说教：“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由环境恶劣等因素造成的。比如我们家梁上的那位先生就是这种情况。”梁上的盗贼听闻后大惊，随即从梁上跳下，跪地乞求原谅。自那之后，人们便将小偷称为“梁上君子”。

陈寔的儿子当中，元方和季方最是优秀。某日，他们的孩子争称“我爸的功德最高”，互不相让，后来找到祖父陈寔央求着要讨个说法给予裁断。祖父说：“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这两句“难兄难弟”直到今天仍可在字典中查阅，而且被经常使用，足见陈寔还是一位出色的编创流行词汇的大师。

陈寔是后汉时期的人，也就是说比日本邪马台国的卑弥

---

1 史书记载：“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制蓑麻者以百数。”——译者注

呼<sup>1</sup>还要早。倘若遵循越古远就越蹊跷可疑的定论，不得不说我  
家始祖的由来也很蹊跷可疑了。

实际上，从长辈那里得知，我是陈家第三十三代，且家族祖坟的墓志铭也是这样写的。按照这个去推算，追溯到极致恐怕也就是宋元时代了，甚至连唐代都到不了。要想追溯到后汉时期，无论你怎么掐指计算都是徒劳的。

这么说来，如果陈寔是我家传说中的始祖，一定是擅自拜借来的。拜借的话，考虑出身名门望族的人物岂不更好，却偏偏拜借了既贫寒又没有做大官的陈寔，看来也只能说我家族的祖辈实在是谦恭老实之人。自己本身足够贫寒，拜借陈寔则恰好门当户对，我猜想这才是擅自拜借先祖的真相吧。

我的祖先从河南省颍川随着时光辗转来到福建省泉州府，后于清代渡海来到台湾。这种迁移无非是为了生计，祈求有个安稳生活的地方。我正在撰写以国姓爷为主人公的小说《风云儿郑成功》，在做了大量的查阅和考证后发现，十七世纪后期福州、泉州的百姓不仅要遭受大清国的压榨，困守在厦门岛的明朝国姓爷郑成功每到收获季节都会大肆动用军队前去征缴军粮。我家祖辈不过是一介百姓，被这里或

---

1 古代日本邪马台国的女王（约157—247）。中国史书中曾有记载。——译者注



那里压榨，想必一定十分劳苦，不由得让我隐隐嗅出在祖辈们历史中隐含的血泪与汗水。在描写骁勇善战的国姓爷的书案前，我感觉到了一丝来自心底的抗拒。

1975年8月《现代》